

對

問答

說

柳

先

生

集

卷



傳

驗

吊

贊

箴

銘

雜

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不喻其所作似非為藩鎮也

智氏既滅范中行

行音杭范氏中行

志益大合

韓魏圍趙水晉陽

水決晉水灌之也

智伯瑤乘舟

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

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

本詳也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

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

原註音同

四

之漁於河有魴鯁鱣鯪者魴音沙鯁似呂切鯪音鮓

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

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鱣焉鱣音夫鱣之

來也從魴鯉數萬從一作其垂涎流沫後者得

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

上慕為螭龍似螭無角切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

鱣秃翼童云鱣音脊上骨顛倒頓踣音順流而下宛

委骨情環坻淑而不能出坻音小渚淑音叙水浦

之縱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

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乎者任公平聲事其

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碣音石

求太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遂肥

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擻巨島童云都皓

島山曰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張云啜妹悅勇而

未已貪而不能止北戲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

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

捨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

重校
本夫下
有大字

六字
編
三

美華
字

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
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

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王即智伯名

五卿謂韓魏趙范中行族是無異魴鱣鱸鯪也腦流骨腐於

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

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

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智伯與韓魏趙又裂而

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棄之

鯢鮪遺胤鯢音昆鮪音而魚莫不備俎豆是無

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

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

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

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

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慮於晉陽其目動矣

而主乃傲然傲魚到切以為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

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晉國

語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諫不听果遂別族于太史為輔後韓魏趙而滅智氏之族惟輔果

在段規怨深而造謀國語智襄子安于藍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及

四氏以相聞而錯羊

晉陽之難段規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鮮

首難而殺智伯鬣摧於安邑曾披於上黨尾斷

於邯鄲音寒丹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魚鱣張云鱣音

稿二字並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

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

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

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

嘔泄中上声屯徒渾切聚歲石走瀨連艦糜鮮

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

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執沒念切

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持汨泥

漚又胡骨于筆二切漚文敦切泥也撓混沙

礫小石也音歷視之分寸貽若睨壁貽丑更

五計也切淺深險易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

邪視也

唐書地理志屬州麗水縣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大字本注曰曰惡溪在潯州界誤也廣州乃洋州閩地

惡溪以養山人弱水比柳君子注濁不能知人黑水賦說昏昧

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
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
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
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
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毛詩方之舟之注朝夕者濟
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
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
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之惡得避是
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實

留一曰人以累其
名者為數佐

福取王之名泥之是
福於之云

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
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
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
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遁伏者宜遠
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不僻迴隱蒸鬱
之與曹螺蚌之與居螺蚌切切唯觸罪擯辱愚
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張云握天
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

無須史忘報後宜
人之畏而擯也辭百六
激迫少味

此見險不陸止又
深一層

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
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
然矣敢問予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
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
喙機切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音寒也姑
示子其畧吾汪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
溽暑之樂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
知大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山音抗大行吾
故而遊不知吕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呂梁

重按
作亦陸
而我之天

勝水三十吾足踏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
作一僵仆虺蜴音易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
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
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嘆曰
喜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
流舉手而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
對中間頗指斥峯錯倒謬則後之所謂已之是者無非西道之不率非其罪也
至稍平敦厚

對賀者

筆在自妙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

柳子

六

為

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童云唁宜箭切穀梁傳云弔去國曰唁

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

矣。敢更以為賀。聲更平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

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

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

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

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

陳而羣比以為名。蒙耻遇僂。即戮字以待不測之

誅。為人爾有不汗粟危厲。惛惛然者哉。張云無音

思相切責也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

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且慕徒欲

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

佯其形。信佯音昌羊茫乎若升。高以望瀆。乎若乘海

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

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才智才詰二切目臣也一

皆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

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四種太盡
反少味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
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
曰杜兼為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兼性
浮論
錄事參軍常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戍論事
作兼密奏二人通謀窮動軍中宣制杖殺之
蓄貨足慾吾以為唐擣机饗饗者亡以異擣音
清机
音瓦饗音叨餐音
音錕四凶之誣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
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
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
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

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黷日狀
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
有其僚因惶恐以俟謫怒於上今日施自負
施自
得見自曰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
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
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
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
善也欲誠然不為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入
也恣殺以充己其為過章者凡天下兒童後

涉
李存隆

定遠云柳州作
天對其文亦異
於三閩也
對似是未安
曰問天柳子之文自
微于天影因矣
宜曰對天閩也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遇天問則
低寫于前遇天對則高寫于後仍入
諸家音釋覽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朱云遂往也道言也上下天地也 實昭普閭

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普莫切

實出昭明也言登夜未分馮翼氣已 氤溼明

閭惟時何為

蓋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

黑晰眇往來也潘云習呼骨切說文從日象

黑晰眇字林音勿晰之列之例二切 張倫切

麗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柳文元注云殺梁柱陰

生三合照後生王逸以為天地人非也朱云

陰也陽也天也二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零清

也

園則九言孰營度之園謂天之極所則法也九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者老陽積陽為天運轉渾

淪蒙以園號一本運作轉轆兒又胡罪切胡果胡

渾音亮淪音論未相离也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王逸云言天有九重誰始作之

冥疑玄釐無功無作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繫音管車轂端杳也維

天極南北極譬則車之軸也天之幹維繫於何所而天之極何所加乎

烏僕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溝弥非根或形

之加孰取大焉僕戶衣切養音莽潘本亦作滋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河高言地下有八柱廣十万里有三千六百

軸互相牽制

皇熙疊之胡棟胡宇宏离不屬焉恃夫八柱一作

本作完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上方聲屬音注

方赤天西南朱天中央均天成天西北東南

玄天東此變天中央均天成天西北東南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大言李注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隈鳥回切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

言天地之大隅隈衆多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懵厥列

天何所者十二焉分於何所也此問天與地分

乎別

折算刻筵午施旁監鞠明究燠自取十二非余

之為焉以告汝楚辭云索瓊茅以筵筵注謂折竹小日算又音團午交午也燠

餘光

日月雲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日月也太虛是屬基地萬熒列星也咸焉

是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汜似九後三音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淪于蒙谷

入于虞州之記

輻旋南畫軸莫于北孰徒存出次惟汝勿之側

平施旁運惡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淮南子曰行九州二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

當焉為明不遠為晦度引無窮不可以里

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朱云日治也

舉人何以舉之堯何不

惟鮫澆澆隣聖而孽恒師龐蒙乃尚其圮后惟

師之難贖類使試為鮫即鮫字拾遺記云夏鮫化

交切麗莫江切病也圮部郵切毀也贖類賓二

音類音遏鼻莖也衆不察其圮族而舉之堯非

樂於用之也

龜龜曳銜鮫何聽焉

朱云舊說謂鮫死為鴟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朱云施謂刑殺

詳其文勢以謂鮫聽鴟

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

潘云堙音因塞也山

帝今祝融殺鯀于羽郊

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

方陟元子

也禹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

喙

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何績初繼業而履謀不同

腹一作腹筆力切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菓夫固不可以

居子奉意大都
以高之幹盡少
康之中與望以表
王余問之師云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

馮音憑一本作以字王逸云康回共工名也

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園憲廓大也本休厥立不懼地之東南亦已西北

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

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朱云錯七故切置也洿音戶深也舊音鳥非是

州錯富媪鳥浩切右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

高庫

東流下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天

環西為盈脉穴土區而濁之清墳墟墟音房粉切土膏肥也墟音盧黑剛士尚書注疏也

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漑漑音息水又何溢為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脩長也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

本一作

南北順隴其衍幾何隴音與也隴亦作隴音

安狹而長也王逸云

大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圍其尻安在

尻丘乃切一本作居崑崙山名其

黃曰縣圍亦作玄圖

積高于乾崑崙崙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紀為

崙高三千五百餘里水經云高萬一千里其下有蓬頭虎齒戴勝而處者王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增与層同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

城之里萬有三千

城十洲記崑崙宮積金山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淮南子崑崙虛行有

地四九純丈五尺其誰從之上下

温煥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清七政切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辟通作開也淮南子

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西天

目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龍

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燭龍切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下

惟若之華稟羲以耀華音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疑疑冰干北至若有炎洲司寒不得

試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粵人名是達粵火切

猩猩能知人名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日北無角日虬

有虬蛟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蛟於

蛇余知切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音備切惡也儵音收急疾貌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在子

之帝為收元海之帝為忽元招竟說難忽在莊子
甚明三魂以為電非也朱云招竟說難忽在莊子
往來俗忽正謂此也莊
子寓言恐非屈原本意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朱云死一作克者非

負丘之國身民後死

國云山海經不死民在交

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

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國語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嶠之山者

也注

防風氏長三丈又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

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朱云靡萍未詳何物衢

有萍九岐狀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泉

元注

華即泉華也
其岐五衢又浮山有四衢之岐也王逸以
華即泉華也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蛇長百尋象三年而

出其骨

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二歲遺骨其骨已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一一作池王逸注玄趾三危皆山名

黑水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僊者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山胡紛

正字本注云山海經
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
陵魚人而人手魚身見
則風傳起

華漫汗而潛謂不死漫子注漫汗不可干切

鯨魚何所魁堆焉處音鯨音堆多同切

鯨魚人貌迹列姑射魁雀峙北號惟人是食音射

亦注云山海經鯨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堆當

作山雀 翠馬彈日鳥馬解羽彈一本作彈者誤也

翠馬彈日鳥馬解羽彈一本作彈者誤也

鳥當作鳥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昇宜炭赫厥躰胡膏以枝

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

其羽翼也又史大澤千里群鳥是解元注云山海經曰大

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鳥字當為鳥後人不

因配上句改為鳥也朱云如柳說則別是一

事如舊說為日中之鳥而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一本無四字

字絕 焉得彼嶽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同嶽與

娶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

鼉飽一本維作為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

禹懲于績蠡婦亟合金當 跋離厥膚三門以不

大字本注
山海經
任之姑射
山

抵肢蒲末切膚毳皮也禹治水股無呱呱之不

盡而孰圖味呱音孤泣声也卒燥中野民攸宇

攸暨一本中作于一木字作字暨當作堅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蟹蟹一作孽一作孽

彼呱克臧啓也俾奴作夏夏姓音似獻后益于帝諄

諄以不命復爲叟者曰戚曷孽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八達皆歸射籍音菊窮也而無

害厥躬

呱勤于德民以乳活启心仇厥正帝授柄以捷覓

窮聖庸夫孰克害益天下去益而得啓是禪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葦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

溺踐坤聖志切也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胡往不道

一本失字下有性天字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

注啓啓天而切其樂

啓達厥聲堪與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貧嬪貧

陳也貧則也言啓陳列宮商

切作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一作墜于地

鳥母產聖何臨厥旅彼淫言亂囁聰蔽以不處

臨

音臨

通切判也

也裂也

旅當

作奪音也

也帝

王世紀

為臨

利母皆生

囁而救切

手朱同口也

或從

從

切

也

也

也

或從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

維嬪

宋本

作胡

射夫河伯

云河伯化

為白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手洛水神

禹昇滔荒

作滔

本

割

更

后

相

夫

孰

作

厥

孽

而

誣

帝

以降震矯厥鱗集于皖

六日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肆咩帝不謀失位滋嫚有洛之嫫

好胡故切

馬妻

于校

馮珽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右帝

不若

朱云

馮音

滿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其肉膏祭天

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

肥台舌猴而濫厥福

台音怡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弄之射華而交吞探

之。朱小泥七角切泥娶純孤氏女收或愛之

射藝勇力而其衆交進吞謀之

寒讒婦謀右夷卒戕蒞奔于野俾姦民是臧舉

土作仇徒怙身弧。左傳襄公四年夷羿淫于夏

行淫于內殺而烹之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本

化字下有日字王云逸阻險也窮窟也越度

也堯放鯀將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

鯀極羽巖化黃而淵。石傳昭公七年堯極鯀于

巫所熊活

咸播秬黍蒲藿是營。藿一作藿王逸云

藿藿是營

子宜播殖穡于丘于川維荒維蒲維菰維蘆丕

徹以圖民以謹以都。子一作穡音維初稼也

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王逸云疾病也脩長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

七年爲夏郊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茀音弗疑當作霏王逸

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

大字本注晉注作黃熊三足也水之物

龍者也弗白雲透蛇若蛇者委
移相嬰何為乎此祠堂也
安得夫良藥不

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上逸云式法也

有善陰陽氣則死亡道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人失陽氣則死亡道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王逸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化為白蛇而

嬰弗持藥與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蛇中之因

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儁之尸也文子覆之

以幣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

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儁之身乎

王子怪駭蛇形菲裳文褫操戈一本崔文子也猶

情夫藥良終烏號以游奮厥筐筐智宵漠漠謀

形胡在胡二

蕭號起雨何以興之雨師号呼則雲興而雨

幽陽潛嬰陰蒸而雨萍憑以興厥號爰所

撰躰協脅鹿何膺之未本作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

定靈之立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怕以恬夷子出列

海之中

子出列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與 負物今釋

水而陵反為

所

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察之

龍伯

大字本注蔡云要當作惡音

天帝怒短小其民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

首

澆五吊切泥之子

逸 云澆

往至其嫂戶

遂數遂袞殺

澆嫪以力兄麇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嫪音

志也切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

逢殆

通 云

女奴澆嫂也與澆淫佚為之縫

頭以爲澆

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

一本无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朱 云

湯安作康謂少康

湯奮矣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首以詰仇餉

名也偃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王 云

言少康

覆舟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左傳

哀公元年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妹嬉

一作切嬉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决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女何親朱本

鯀作鯀姚舜姓

瞽父仇舜鯀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

熹之翼于媯之汭汭女尼切媯居危切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旒極焉云

意古億字

紂臺于璜箕克兆之朱云賢者預見萌芽之端紂作象著而箕子歎果作

王臺十重

登立為帝執道尚之王逸云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

帝為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洪興祖云師一作帥登帝

文媯有體孰制匠之王逸云女媯人頭塔身

媯軀魁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按登立為帝執道尚之二句皆在二女何親之下

師以首之書所不師錫也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
敗象謀殺舜

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
厥禍大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
賦富鼻即有庫象所封邑

吳獲迄古古公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

子太雍仲雍

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緣鵠飾玉伊尹烹鵠羹飾玉鼎右帝是饗何承謀夏桀

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伊摯名何條放致

罰而黎伏大說

空桑鼎殷列子注伊尹居伊尹之上既孕焉

水東走十里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鳥空桑育

君之詔羨厥鵠惟軻知言間馬以為不

音開切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右

以劉揚雄方言秦普宋衛降厥觀于下匪摯孰

承條伐巢放民用瀆厥疣于求以夷于膚夫曷

不誣

大字本注新疑考仔細

簡狹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簡狹待而燕外契

譽狄禱。祺契形于脰。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穀當作也

該秉李德。厥父是臧。朱云此章未詳是諸說亦

該德胤考。考一本作孝王逸云該包也父謂契也言湯能包特先人之未德柳文云

季德既非人名。子厚之言亦自相突。季德既非人名子厚之言亦自相突

西瓜。虎手鉞尸。刑以司慝。白國語號公夢神人面

西。月。也。焉。曰。如。君。之。言。則。西月也焉曰如君之言則

胡。以。其。子。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夫牛羊

牧。正。矜。之。澆。扈。爰。踣。踣蒲墨切王逸云有扈正豈子

之。設。承。逸。之。設。欽。之設承逸之設欽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干求舞務協和

苗。懷。有。苗懷有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女。租。切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澤。曼。澤曼

辛后駭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膚

寶被躬焚以旗之五之玉也水赴火而死武王新討

頭懸之旗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

擊殺有扈于林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斫寓一本作

寘

恒秉季德正而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

來也朴大

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不號

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朱云湯出獵得大牛

還軌以所獲編施祿惠於百姓

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聘吳過陳見婦人負子欲与之肆情婦人曰

棘門雖無人

解父秋淫遭慤以根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切採乃也

眩弟並淫象也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

而逢長

象不允龔而奮以謀蓋

奮一本作肆

聖孰凶怒嗣用

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

伊尹也

而吉

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伊尹生空桑中

夫何惡

之媵有莘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

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

湯成聖胡音切木中喙鳴不良謾以詭正

已以墊孰譯

彼夢

墊都念切

湯出重泉夫何辜尤

朱云畢古罪字重泉名所謂夏臺桀拘湯於

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挑徒了切曰湯不勝衆心

而伐桀之挑之也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

亦切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

癸桀也

會鼃爭盟一鼃與朝同何踐吾期蒼鳥群飛蒼鳥也孰

使莘之到擊紂躬紂叔旦不嘉何親揆發

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

王逸注八百諸侯不期而到

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膠葛比聚雨

行踐期

當作聚剝也

膠葛視師武

王曰以甲子至會于雨武王盡夜

行或請休息

武王曰膠葛今報紂笑甲子不到

紂之必捧

紂黃鉞

旦孰喜之

之事

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荒民仁克益之

紂淫以害師殛圮之咸追厥死爭祖器之翼鼓

頌樂謹舞麻非之

昭后成遊

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昭王出遊南至於楚人沉之昭王

利於楚乎越裳獻白雉昭王德不

能致欲親

往逢迎之

水濱翫昭荆

陷弒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穆王巧梅

夫何為周流

何索求

穆情祈招猖

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給

娛戴勝之獸

觴瑤池以迭謔

之心西王母

戴勝與穆天子觴于瑤池之上焉

大字本注
戴勝與穆天子
觴于瑤池之上焉

將子无死尚
目万民平均
能復來否
吾顧見故

妖夫曳術
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天寢如

朱云術

銷切有二龍止於夏庭危亡而蒙

在周厉王時有誰曰際孫箕服寔亡周因後
生女弃之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我之夜得
有賣是器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我之夜得
亡去聞所贖罪幽王歲而夢之一遂奔喪後喪
人入此女

孺賊厥誅爰
繫其孤幽禍孳以夸憚褒以漁淫

嗜殺諫尸
謗屠孰鰥祭以徵而化龜是辜

字幾

天命反側
何罰何祐

朱云反側
言九常也

天邈以蒙人
公以高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么或作
么音私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朱云九糾通用卒終也
蓋桓公之會十有五

相號其大任
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彼王紂之躬
孰使亂惑何惡輔攷即弼讒誦

是眼比干
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

之何聖人
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

佯狂朱本佯
雷開佞人

紂無誰使
惑堆忘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僂寵

大字本
注上通作
叔一本作
么伊堯
初小也

蘇音
痕

諸本多干異召死雷濟克后北干文德邁以被

無王芮鞫順道醯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

何馮子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

之王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持大強子

將能持子挾矢而

弃靈而功篤胡爽焉冀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

既嶷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

伯昌號衰文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

殷之國

伯鞭于西化江漢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

武

遷燕就岐何能依王逸云文王朱云言大

踰梁索囊糴仁蟻萃莊子徐无鬼蒹

殷有惑婦何所譏王逸云謂妲己惑誤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如母達切痛也亟音敷又普

受賜茲醯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

以不救朱云紂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

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肉梅以頰為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烏當

癸當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昌

名文王

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岐日厥心瞭眦顯光奮

力屠國以髀籠厥商髀籠音陞寬呂望名牛文王問之呂望曰下屠之牛

上屠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尸主也

載文王

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以栗為主而虔子

以祖征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王逸云謂申生

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蟻訟螭賊而以變天地

蟻螭喻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寒民于烹而所殺民于水火之中也

不列不自明也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天民

君作師之

初湯臣摯摯伊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

緒。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敷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

云吳闔廬祖父壽夢也。闔廬怨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刺王僚。代為吳王。大有功。

嚴威也。六也。

光徽夢祖。光闔廬名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遠。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名鏗

獻雉於堯

鏗羨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逢蠱蟻微。命力何固。岐首之

食牧草自相齧

蠱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群螫。夫何足病。蠱胡

一云

驚女采薇。鹿何祐。比至回水。萃何喜。王逸云

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萃止也。女子驚而此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朱云。

萃回偶昌廉曷祐以女

凡有噬大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元注

云百兩蓋謂車也王逸以為百兩金誤也朱

云舊注以為秦公子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秦晉語

子奔晉車千乘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

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

又河言王 強原書壁解問畧誌日暮於

去天兩雷電後至自解日晞何憂乎

昏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

匿固若所咿嘍音伊忿毒意誰與醜齊祖秦哨

厥詐譏登校庸嘒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

可化徒若罷音廢

吳光爭國以余是勝吳先即何環穿自閭杜

丘陵爰出子文一本本作環同穿杜以及五陵

敗事見論語他吾告堵敖以不長者堵文堵

詳末

子成王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子試一本本作子

彰一木

蓋綽厥武滋以侈類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元注云問云爰出子文之母即公之無此人問社通於

也王逸云子文之母即公之無此人問社通於

為教謂虎為於菟故名棄之有虎執之楚人謂於

烏菟歛吾救之闕以旅尸元注云楚人謂於

文王允也今衰懷王將如堵教不長而日教人謂未楚

告之逸注以為堵救不長楚貴人大長而日教人謂未楚

誠若名不高曷極而辭元注云一本本作道食姑不

行事目書其壁何而問之以深慎德旧注之

為之多識異聞為功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

多樹功之意願有雜乎異聞

多樹功之意願有雜乎異聞

多樹功之意願有雜乎異聞

多樹功之意願有雜乎異聞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晁元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母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後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

吳子吳武陵也先生子厚白謂

先生晉人

也晉之故宜知之

故字下一本有封字者因下文而誤

曰然然則

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

山掎之

荷舉

編引首陽起之

首陽山名黃河迤之

邪行也字亦作

也大陸靡之

大陸澤名靡曼也

或巍而高或呀而淵

虛

加切張景霍汾澮以經其壩晉語注景大也霍

口也名壩而宣切在河邊地汾符分切澮古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

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

高壯則騰突撐拒撐由庚切衰拒捍也聳岬鬱怒声五交切

語不入呀許加切山深若能罷之咆音虎豹之

嗥音豪終古而不去攬秦搏齊攬厥縛切持也當者失據

燕狄惴怯若卵就壓壓或作甄振振業業覩關蹀戶

蹀七慮切同視也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

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童云此獸與為洄水

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

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濟源崑崙

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

介西部衝奔太華去声山名運肘東指混潰后

土混音渾潰濁糜沸潰音汾又鼃鼃詭怪

于汨騰倒跌越音洪委泊涯溪

音侯呀呷欲納呀呷加切張口也大甲切摧

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

怒風妻呼宏切撼鷁于嶼無此字一本作

怒音弩

音極
音憂
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推拔湖洋洞

踏者白滿披開切水鳴踏激有聲評彌數千里若萬夫

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軸音遂取尾施

鱗川林壑墮雲道兩瞬目而下者音牆無切也

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无生之言豐

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左僖二十六年年子犯云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

是所謂在德不在險見史記世家皆晉人之籍也

一本作此籍原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原音魯太崇谿之工崇谿屬

火化水淬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器備以充

為棘為示棘即為鏃為鈎鏃音殺為鏑為鏃鏃音鏃

的鏃作木為為鏃晏本如此寫宣

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襪襪一作

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

之如榮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

合眾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

為下脫

水谷之積觀者膽掉徒切弔目出寒液也當空發

耀英精互繞晃湯洞射天氣盡印日規為小鑠

雲破霄踔墜飛鳥又踔都反弓人之弓函人之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童云犀七甲屬音注

乃使跟超掖夾之倫童云跟音根服而持之南

瞰諸華反瞰苦盪北龍羣夷反善質涉技擊節制子荀

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

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反胡江退不

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則吉由暴則

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出左傳僖公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屈求勿反又居勿

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

蕃焉師師煖煖進音誥溶溶紘紘鞞鞞音上

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駮雜色然

然而陰音拊炳然而陽若旌旃旂識之煌煌

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音致若江漢之

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稿

大字本注韓曰
子犯曰師直為壯
曲為美此云先軫
必誤

廻食野楮音者赤色浴川蹙浪噴震播灑實音問也

音漬漬馬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恹恹

者人搏決然全躍全蒲切千里相角風驟霧鬣鬣音

紅斲山抉壑斲音也耳搖層雲腹捎衆木捎音

交切音家寥遠游不夕而復攬地跳梁堅管

蘭筋相馬經一筋夜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交頸

互齧關目相駟聚洩更嘯昂首張斷其小者則

連牽繳繞仰乳俯齧下沒切蟻雜螽集秋秋

深七五切林林旅走業立立其材之

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靡指毛命物百步就羈

牽以荀息殺梁信二年荀息御以王良左哀三

超以范鞅左傳襄公二

軒以樂鉞成十六年樂鉞

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主曰晉之比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

傳作無與國
馬是不一姓
九州之險

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
關內貞潘液不行童云潘音也液音亦乃堅乃良

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歎傾洞壑之紆

繁凌嶺岼之杪顛嶺音祖九切岼音五官切山之高

漱泉源之淦澹音淦古南切澹音兒根絞怪石不土而

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

刃披虹霓聲振連岫梯填層谿童云梯音昨古

丁登音登中破音稜音若兵車之乘凌

其響之所應則潰瀟瀟音瀟瀟音洶洶音洶洶音

若鸞若崩若螭龍之闐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

札岷梢殺岷音摧崒坎北崒音坎音

吼音吼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

才鷓鴣鴛鴦音鷓鴣音鴛鴦號鳴飛翔羆豸虎兕

奔觸讐慄伏無所入遇無所脫然後斷

度收羅梢危顛艾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

而流焉盪突肆兀音兀轉騰冒沒類

秦神驅石以梁大海音秦神音驅石音梁大海音前者汨

抵曲鱗蹙是匯流雷解音匯音雷音解音

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招拉頽踏

指實也切也亦通作招 拉落 摔首軒尾設切 頽入

重淵水胡動切 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

山觸天既濤既平弥望慙焉良久乃始昂屹涌

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

就行列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

臺阿房業臺在邯鄲城中連乘非一造 長樂未央

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 是

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

之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

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鹿

耕既成諸侯叛之虎音期一本作梳左傳昭公

皆有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一有壅津涯千里

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左傳

大畧新流脩網亘山單留麗星

由梁留力九切麗音鹿 織絳其間巨舟軒昂

皆不諱是魚網當音上 文四

皆不諱是魚網當音上 文四

仇、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商山志於是

鼓譟齊集而從之扼龍吭即切拔鯨鯨音戮白

奮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涓搜撓流離巧撓切搗縮

推移梁會網感騰天彌圍掉擗擁踴壁說又音

不能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音

作推亦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連音

成文也淪擗音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音生電

當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頰踏而取之音莫不脫角裂翼呀赫匍匐音復

既轉切莫保龍籍具糝五味具一作糝布列

靡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鱗鱗鯉音

魴鱗之瑣屑蔑裂者魴音里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

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飲腥膏烏鹵聞膾炙之

美則掩鼻蹙頞阿音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

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

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荷氏之益音晉寶之大也

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

至其所則見溝壑畦畹之交錯輪囷輪中

若稼若圃敬兮勻、渙兮鱗、灑灑紛屬灑中

音蘇不知其根俄然決源醜流醜山

灌互澍注音若枝若股委屈延布屈一曲脉寫膏

浸漶濕滑汨漶即入切滑戶八切彌高掩庫漫

壘冒塊漫平決、沒、遠、近混會抵值隄防漫

瀟沛瀲瀲伊盈切瀲火活切水聲偃然成淵潏然成川潏音大

觀之者徒見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

陰澆其鹵密起鹵賦孕靈富媪童云媪鳥

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張云燦

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幕幕晶胡了

奮債離析童云債方鍛圭推壁

眩轉的礫乍似隕星及地明滅

相射射減一本作激冰裂霄碎巖嵒增益巖格孔

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張云

坳者如缶日晶熠煜晶音精熠羊入

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集

魏絳言為林厥
此本水經注會水
下語以看疑獻子也

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魏魏。皦皦乎滌乎狂山。

太白之淋漓。太白山名。漓潘本云作離流。貌一

日水滲入地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

牛馬之運。驢與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

東逾周宋。家獲作賦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

兵食。以征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

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

室乃貧。出左傳成公七年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

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婁

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

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

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

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

述勅力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糾逖王慝。注。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

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卬玉帛。天子恃焉。以有

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

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用者仁撫。推德義。立信

援秦宋詳疑
作扶

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

聘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手

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凡之室。筵八尺凡三尺周禮冬官云室

中庭以待洛切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饌

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官各有庭實登降好賦犧

象畢出。張云犧素何切牲勞贈賄。勞即到切賞

也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我小我鍾鼓丁寧以

討不恭。左傳宣公四年車均萬乘。均音劣俸也乘去声卒

半天下。鼓之則震。旃之則畏。左傳哀公十三年

軍將戰則旃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

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

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

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

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

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搜他人之力以自為固。

獲音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

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更音庚三河也東河南河北也

唐起晉陽因始
封之國乃有天下
神堯是崇宗
始宗似更密

舜都蒲坂一云夏縣皆在河東伏羲神農都東
都在河南
都在河南
都在河南
堯之所理也晉平陽
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音型

形美器以瓦為之韓子云堯故其人至于今儉

膏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

錫命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

有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故其

人至于今利而不怒有易言儆戒之訓故其人

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

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

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

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

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

分扶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

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

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奧

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焉也易並易

易出札記知飲酒義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

本只有一易字

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校馬同附無所与讓曹張於
是失步矣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
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
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
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
先生者無適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
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
推類援朋壘足天庭魁壘恢張魏魏一口一作切壘
一作壘

世兒張群驅連杜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

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

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

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保猶何以自表於今之

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

機過矣僕憎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

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

耕織居販也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

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繆囚也繆

錯而僕乃單唐傲享重云傲正作擊離疏空虛

聽道塗顛器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控

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

乃朴鄙艱澀培樓溇溇朗陶鎔帝皇而僕

毫聰縷緝塵出塊入固不足以據擗踊三

雨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

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繫上居宜切客從面

擠之二排西子不亦忍乎且夫白義綠耳之

得康莊也義晏中作驤馬名列于云周穆王

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陽律之間潘云問如字

又問廁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鳴五巧反

哇於加鳥瓜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

西子西施也毛嬙傲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

里齊無藍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陸合澤萬物而

蝦與蛭不離尺水水音卓詭侗儻之士之遇

八即文十五

八即文十五

達自釋後之

明世也。周他歷反黨也用智能顯功烈而磨眇

連蹇。蹇磨目果反出前場難傳顛頓披靡固其所也

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

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

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脩

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蹉蹉蓬藿

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

溪上聚鰲老壯齒鰲音黎捨有壹人謾足以進

反起也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

是州起廢者貳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

也東祠躋浮圖躋於益反中廐病類之駒音日

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

師善為律以勅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

優游躋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躋日愈以劇居東

祠捲年扶服輿曳扶服與未嘗及人反匿愧恐

殊甚一本作測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

始學者與女釋者，張張無所師。童云：張丑良反。

遂相與出，蹙浮圖以為師，盥濯之。韻古

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

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蹙浮圖不得已。

凡師數百生。入去日饋飲食，時獻巾帨。始說反

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類之駒，類之病

亦且播年，色玄不能無異技，硃然大耳。硃苦東

反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在早反

恒少食，屏立擯辱，制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

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

丞來莅吾邦，屏棄群駒，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

乘，廐人咸曰：病類駒大而不可秣，飾焉他馬。

巴棘痺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眾牽駒

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糜之，絲浴別，蚤鬣

剔惡除，澆坐以雕胡。斬音也

秣以香蕒。音其豆，在潘錯具鱗縷，縷千

鑿金文，羈絡以和鈴。和鈴，車衡上鈴，縷以朱綾。

黃

儒生也或膏其鬣或劇其雕劇音啓平

也御夫盡飾然後敢除持道履石立之水涯也

幢旗前羅幢傳江切畫旗畫音紅蓋後隨紅音

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音震奮遠嬉當

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

叟將何以教我冀老進曰今先生采吾州亦十

年足軼疾風軼音又音送車鼻知臆香

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

一變不復曾不若鬣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入

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

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

病乎德也又彼之遭其無耳今朝廷泊

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

爭英披華發輝揮唱雷霆老者育德少者

馳聲吐角羈貫吐音排廁鱗征一位暫

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

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

蹙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矣無

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
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生病焉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安溪先生云云子信
有激乎其言之而
拾莊生之餘者也雖
在亦其見止於此者
以草木不喻之人則果
蘇也思蘇喻之人則
中子子實也烏以以
與管喻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
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
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
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旅飲食
既壞本曰果在地曰菘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
壅底為癰瘍流贅癭痔癰音陽瘻音漏痔也

生之木朽而蠲中。張云蠲音曷木中草腐而蠶

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

陰陽之壞人由焉。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

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

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儲也。人之壞元氣

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

墓以送死。窳音而又穴為偃洩。洩音鬼也。

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流為川瀆溝洫陂池

逐木以播。播音革金以鎔陶甄琢磨粹然使天

地萬物不得其情。倖、衝、攻、殘、敗、撓、而、未、嘗

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

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

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

離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

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

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

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

隱然見天視自我視
視天聽自我聽時
主已自存危亡之中
大可夏之懼也
韓子之說蓋歎夫
回夫躬壽之不備也
柳子則曰夫天之所
為我而之豈稀之說正
言其反為殘賊人者乎

其得指斥以迂
傑其說者半焉
引而不發身柳子
寫直以天為志志夫
則去聖人曰天任曰
天祥曰天職者生
其理欲天既志志
人之仁義又仍修自
信欲言之仁正而
實味其存于辨
之度雖小有不
察也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之謂陰
陽是雖大無異果茲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
其攻宄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
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茲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
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
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
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
坐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茲癰痔草木耶
蓋有激而云非所以天人之際故作

夫論以極其

鶻說 鶻胡骨切

有鶻曰鶻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
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
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
煨其瓜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
焉縱之 跂之跂塔之最高切 延其首以望極其
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瓜吻毛翻之物而不為仁

義器耶翻武粉切羽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

里問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外穀古侯切鳥

能自食而難而知攫食決裂之膏爾上有博字一本不為

其他凡食類之飢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

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

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怕其道

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

夫今之說曰以煦而默遇切於徐而俯者善

之徒以翹而厲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鼠

鴽鴽於晝而神於夜鴽音休怪鴽鼠不寤寢

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者耶今夫鼯其立

趨然音其動若然音其視的然其鳴革然

是不近於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

說為未得也孰若鶡者吾願從之毛耶翻耶胡

不我施寂寂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一本上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

曰朝日而已朝音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

此又所謂系
卷者

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見並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正詩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左傳成公十年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

其椽張老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出宮儀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國語云：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其異類足矣。其類字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

齒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

風。學說痿癘，已止也。身間骨切，蹠音究，又於連

又謂痛音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

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當去永

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

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

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

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

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

乎？則吾斯役之不卒，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

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

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童

音句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

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

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

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

存。悍吏之來吾鄉，呼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隳

雖與奇突
自為快

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
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食音時而
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
犯死者二焉其餘則泯泯而樂豈若吾鄉鄰之
且一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
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
於虎也檀弓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嘗
死焉今吾又死焉夫
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
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

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前其三之

措說

童云措音乍祭
名也禮記作蜡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措進有司以問措之說
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
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
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
學禮蠶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措乃通郊記
特牲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

篇

鄭文十六

七

柳子夜堂時有日
狀不舉其罰故假
此致歎幽理一也其
報者必二有責先王
于其鬼神鳥豕魚
龍多不洽也宜各立
立於此教乃于彼教

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傲
况音但徒旦切漫謨宮切冥冥焉不可
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本無字必有道而已
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誕漫傲况冥冥焉
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
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
曰君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
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盖干人者何也予曰
君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

耶故其黜在神暴乎賤乎吝貪乎罷弱乎

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

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

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而一本以為非聖人之

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

負子而趨辨是宋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

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劉昆云必若人

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水篇獨何如

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

人未嘗以此病聖人而
聖人必引以自傲自責
仍不可委之詭謬若氣
數方否而人事不備無以
匹而之奉則抱不誠病

美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是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

大子存
出也與之
字

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無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一本桴字上无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美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曰死

大子存
此者字

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
廣異聞且使遜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
也捷焉而已矣捷一本作捷
柳居偃切距也

說車贈揚誨之

揚憑之子也故其子由永則至賀州

揚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
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
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
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

以載外不圓則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
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
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眾車之說

也吾將告子乎眾車之說澤而枵童云枵直昌切周禮考工
也山而侷考工記行小欲侷注侷謂上下等上而

輕下而軒且曳輕音致俯也軒仰也六月詩注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
祥而曠左車記禮句注葬革而長轂以戟周禮

以即戎左傳注巢馬而以望巢當作左成十
長轂戎車也安以愛老曲禮大夫七輜以

為櫓釋文云兵車
高如巢以望敵

蔽內

輜音緇載衣物車前後皆蔽

垂綬而以畋

綬宜佳切曲禮武車綬

謂垂

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

周禮

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

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

輪恒中者軸搗而固者蚤

搗音局執持也蚤音瓜謂輻入牙中者牙

去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

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

後衆車之用具今揚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

講之學古道為古樸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

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

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

而宜御車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

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勢而法則庶乎車之全

也詩之言曰駟牡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

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

質不良者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

遂孔子以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

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

李指此物云物不雅則處此言相相也

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
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
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詞條理以為中說
分佛矣

謫龍說

臨用及侯春初事 臣且安及治夫之言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

郊亭上頃然有竒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

紋之裏將淡切又青赤色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

駭且悅之稍狎焉竒女頽爾怒曰不可猶又音名

切文選韻薄怒以目持字知不可乎犯于吾

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溥蓬萊羞

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

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儼也儼即計切偶也言汝也

吾復且害若衆恐而返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

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條也條音宵

曰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

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人

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世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
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
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于敷怒衝涌鏃鏞擊石
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為雨人拳然為禽敷舒為
林木竭巉為宮室或此山巉苦昌丘首二切誰
其搏而斲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
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儂偶紛羅雕葩刻芒臭
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者
又何獨疑必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

賤參而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
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
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
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
其所升常多蒙瞽瞽音霧又莫切日不明禍賊僻邪罔

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固多清明冲淳不為害
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
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
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

大字本
注字恒字

三句延領甚健

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鹿畏羆

勅俱切

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

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

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矍矍火而即之山為鹿鳴

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

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

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

羆得挽裂而食之按昨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

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紀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

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三作來傳之觀其狀

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

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

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

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並出帝紀孔子如供頭音俱

欺方相也出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苟子非相

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皆三字
本注
按一作

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沒下推是兩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義一作列子云：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赤驥而左白羲，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一作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數十
 吳華
 李信
 一
 年
 百
 字
 一
 化
 五
 十
 四

清方字
李外清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猶有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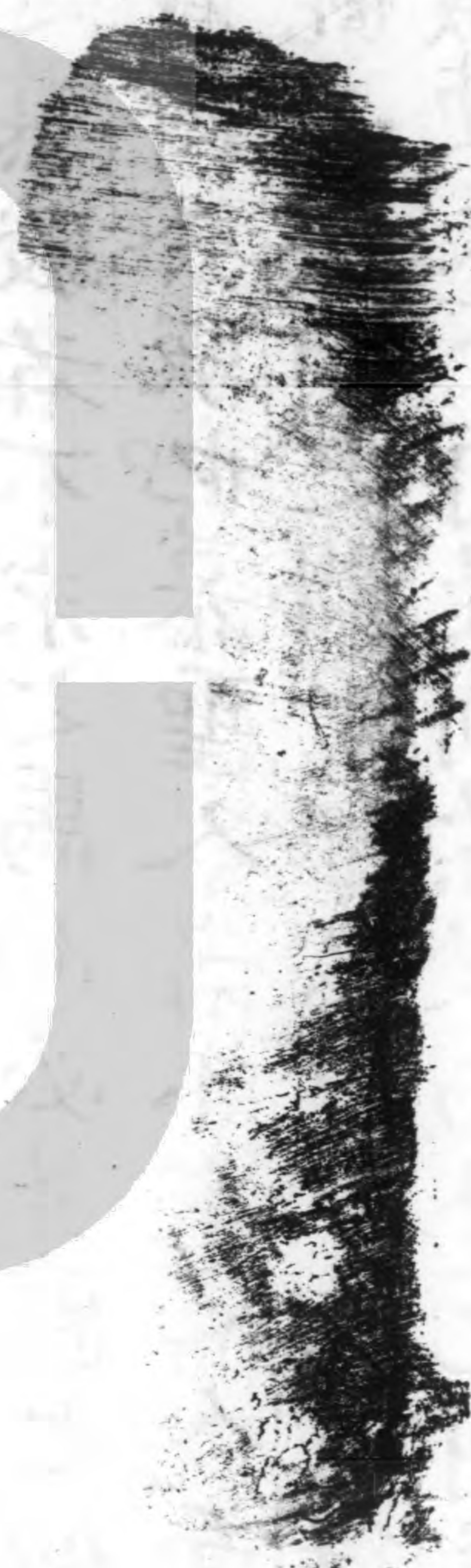
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

藥輔其方輒易音易以辨音售以咸譽清疾病死

傷者此甲覆切頭瘡瘍音羊身瘡一亦皆樂就

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

與善藥積券如山宋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



為此說以真
之極已陋矣

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
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
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
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
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饒。
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
百。賒一本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故
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
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之乎。吾見蚩之有在

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
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
親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
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
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
交。有能望報。交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
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
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

益陋此實堅女
子詭其曹月柳
子其未遠于鄙信
武漢武所歎于
汲生之無學也

帝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
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
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僕勅主切隆然伏行有
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聞之曰甚善名我
國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
在長安西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一本豪字
有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成

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
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以字有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
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
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一本其蔭也
若子音時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
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
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
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
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瓜其膚以驗其
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
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哉字問者曰以子
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
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織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

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
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
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樹得其
事以為官戒也此王荆公對語之類也 每侯先生云父不
喜甚高而於者有者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息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本
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
他室束縛鉗梏之鉗其廉切 姑沃切至有鬚鬣者力不

下是是字
方字字
上字

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

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一本為字苟得僮

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

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

士為余言之童寄者白其未郴州羗牧兒也行牧且羗

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

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

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

童傲同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

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

兩即僮孰若為一即僮取彼不我息也即誠見

完與息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

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然一字幸

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一吹愈束縛

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

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

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幸皆殺之

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

兒幼愿耳刺史顏証重云之音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之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而討殺二豪豈可述不敢件視史記云薛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

裴封叔之名璉子厚之弟夫

在光德里有梓人款

其門願備隙字

隙字

隙當作隙馬釋作而處焉

所職專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

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

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

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

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

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

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

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

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

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與帥同記王制千里之設方郡有守邑有宰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者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

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童云銜音縣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而萬國既理，天下與元首而望曰：吾相之

童云銜音縣

行且賣也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

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隱切魚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

能備其工以致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
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謀雖不能成
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
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
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毀部部切彼將
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
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
不能捨也喪其志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

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
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岫考工記注審察五材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
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
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本无州其
友與俱遊者有姐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
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

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
 是豈狂易病惑耶亦易音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
 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暗也赤兩
 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
 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
 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童云輾音展又為
 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
 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
 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

大字本注
 童曰即不
 闕口曰振

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
 溷廁也困胡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
 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
 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
 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眾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
 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
 矣走從之亦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
 交叶且言之眾登墻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

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故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螭音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

大字本有
於字

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作一本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題

蝮蝮傳

蝮音負又扶
蝮音板

蝮峭潔而無甚高之論

蝮蝮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童

印音昂
亦作押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

物積因不散。因一本卒躓仆不能起。躓音知利切

音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

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

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

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
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
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一本有曾字不知戒雖其
形魁然大者如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是
象夫一本象作悲

曹文洽章道安傳 元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童云饗

厚粥也以指米子狼餽之然之善切 蔬果交羅插竹

垂綏與綏同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

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

維縫製組文鳩鳩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

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
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
僂委羽切切耳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
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璇璣轆音葛交經緯星辰
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
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臨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橫天津中儼於神夫于漢之
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
靈氣翕歛切勿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

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
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
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
龜螺蚌蚘上音贏下音蟻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
退唯辱彷彿為狂潘云羊術仿解音也局束為諂吁
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
笑顛倒逢喜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利抵巇童云巇音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
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

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抹嘲似傲貴者啓
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請詭令
臣縮息下女同切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業已
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離音
邊迷切狂音岸也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道
神叛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
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闖冒衝突鬼神
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上
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齋於臣恒使

玷點香工騫一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

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鉗其

神用此具也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

雖伴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啞抑銜冤音

皆流血音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

耀為文瑛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音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

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堯醜器昏養

鹵撲鈍括朽不期一時以俟感以旁羅萬金不

帝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頰蹙

曠音曠 蹙音蹙 大蔽而歸填

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昇獨何

酷歎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安媚易臣

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按去响舌

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羨眉睫增妍

笑梯卷寫楚詞云笑梯滑稽突梯 為世所賢公侯鄉士五屬十連

音學音三 為彼獨何人長享終天一言茲又再

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

有青囊朱裳曠音 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

汝汝詞良善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

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

心已定胡妄而柳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物

大矣不汙累凡五所存不敢汝施致命而果汝慎

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衛汝拜欣受初悲

後擇抱拙終果以死誰揚為這窮所難識殊詞亦不依

追也

罵尸蟲文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
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
東餐人面五陽雜想上尸血姑代人骨銀中尸按白通載
上尸高尸中彭齋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
特不信曰特字无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
之尤者一本无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
比陰穢小虫縱其狙詭謂詭故以為餘切狙延其
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

甚吾意斯虫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搜
手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奇
愿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
而嫉斯虫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本作自陰幽跪灰

而寓乎人晚一本以賊厥靈膏盲是處兮不擇

穢卑音音荒心潜觀默聽兮導守人為非戲一窺審

冥持札牆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

陰微潘云色注走觀懼留一切華于卑陬以曲為

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論証
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
躓以逆施反闢為安快譖下謾上謾謀切恒其心
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
讒于帝遽入自屈幕然無聲幕音其意乃畢求
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蝟恙心蝟一作蝟童
並短燒穴胃燒如消去外搜疥癩下索瘰癧瘰癧
疔疔切頭腫也疔切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
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鉅潘注禮云刮古刮切周

若作侵
人膚肌
与恙心
胃不切
片并華

其惡謂以菜食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

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謬

慝叱付九閔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

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尊

收震怒國語尊收將勅雷霆擊汝鄴都書北

羅帝注鬼山書也糜乱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

群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求革厚人之生豈不

神且聖歎祝曰潘云祝已尸蟲逐禍無所伏下

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

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凡文

后皇植物

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注后土皇天

所貴乎直聖主取

焉以建家國亘為棟楹齊為閭闔外隅平端中

室謹飾

一本作飾

度焉以凡

度待各切周禮室中度以凡

維量之

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

茲揉木以限肘腋歌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

邪

奇居宜切

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

舒脊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

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垓

垓苦大切

切反時燠寒鬱悶結澀

悶一本作閉

瘞蹇艱難

一作塞

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

離奇力人於奇二切

讀各字縮而噴岫

上音攢下

含蝎孕靈

蝎音昌木中虫

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

前解陽得蟠本云云以左方先

為之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

魄診切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反筋倦榮乖衛

運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

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取，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謂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上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易以覆切謂不凌，奠不步，閤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

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論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乎一本絕翼去足，無以自扶。

曲脊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土，塗其頸。

感是惡，頤一本其腹次且，上七私切塞鼻鉤牙，穴

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

狙，子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毒，

為蟻，毒音蛙蟻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

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
拳脊努，呷舌搖尾。音舟，音咍，音兒。不逞其凶，若

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雍吾庭。雍音又。

丈几切葺吾楹，害吾垣。音害，音教，音一。嚴吾扃，俾與

草不植而穴隙不萌。音云，音隙，音逆，音當。與汝異途，不

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

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

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

是拱。音栗，音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古。彼樵豎持芟

農夫執耒，不幸而遇，此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

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安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

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

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陰陽

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并序

獲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

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

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難切。

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
萃然後食術銜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
故猿之居山恒鬱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
吹上音豪下音切 疆又音子夜切 雖群不相善
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
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
實未熟輒齧投注齧下音切 竊取人食皆知
自實其嗛苦筆切以頤 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
稅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

大字本云
知自之

善字所
印名也

獲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齶獲曼本作

辭同後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

孫若也余棄山間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一本作其上群山胡茲鬱鬱而彼瘁

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

賊旒跳踉呼囂兮此徒耶切 衝目宣斷斷魚中

內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闥善類兮諱駭披

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嗛果腹兮果苦火

字又如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頤而繁群披競蓄
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噓居民戢苦兮號
空曼音豪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
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效
廉采同兮聖囚紂用飛廉惡來禹稷合兮凶誅
群小遂兮君子遠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
同鄉兮杏康秦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
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
而居

逐畢方文

并序

潘云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猼訑南子
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猼訑南子
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如鳥
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
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
老弱燔死晨不甞暝不燭一本皆列坐屋上
左右視罷不得休羅音蓋類物為之者物也訛
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
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

其邑有譌火譌與木同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
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
穰而磔之磔陟格切也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為之文
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
各有攸宅焉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
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以聯
遠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
號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

攸孽暴兮

左哀三年注

混合恢台民氣不舒

兮僵踣顛頽

倭音薑

沐炊息燎兮久伏煨

煤門薨晦黑兮

啓伺奸回若墜之天兮

墜一作墜若

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畢方

是崇

山海經禹所撰崇音遂

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

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僂死無貳

僂即戮字

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

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

屏必郢切祝融大陰施喊兮玄冥行事玄冥太陰之神

火正回祿火神

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黠知
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
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
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潘云李濟
翁資服錄

云令宜讀為零律，今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辨伏神文

并序

余病瘧且悸。

瘧，心部，鄒切，腹內結病，悸，其季，謁醫。

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

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

也。彼醫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憤也。而反尤於
余，不以過乎？余忒然慙，愾然憂。愾，口切。推是類也，
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
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

歐開滯結兮。

歐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

恒常，休嘉訢合兮。

潘云：訢，虛其切，烝也。禮記云：天地訢合，注云：讀曰熹。一音

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

兮，榮衛寒極，伏孟積塊兮。

史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根在左脅下，失如

覆 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

兮欣焉有得滌濯嬰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

兮昏憤馮塞憤胡對切馮音憑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

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

鴟蹲音存鴟處脂切鴟音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

頑昏兮陰僻歆危歆丘奇切亦作敬累積星紀兮以老

為竒潛苞水土兮混雜蜾蜬蜾余專切蝗子蜾音輝又直墓切蟻

不幸克腹兮唯痼之宜野夫恃害兮恃音義切音真

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

外澤而夷脆青切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

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

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

率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

祠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天殤終何為兮堆山

驪江驪山宜所綺二切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

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

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激之湘流音清

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

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竟其安游觀湘纍兮力

遺切揚雄反騷云欲吊楚嗟爾怪螭害江湄兮

涎泳重瀾物莫威兮瀾一本螺形決目潛伺窺

兮云螺力幽巨紐二切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

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

腹肆教嬉兮洋々往復流逶迤兮音移又移爾

物螺龍行動兒惟神高明胡縱斯兮音移又移爾棄無辜遷怪姿兮

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々游者熙兮蒲魚

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懇

將安期兮神之有由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

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零陵本作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

張乘小舡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本游字其

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八尺曰尋其侶曰汝善

游景也。今何後為？曰：吾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
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
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
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
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死，
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澆蕩
而無舟。澆戶切不讓祿以辟富兮，又旁窺而詭求。
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感
脅兮，浮順者一作非不欲釋利而離尤。欲一本呼號

者之莫救兮，愈搔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澗兮，

鬟如陽魂魂悵悵而焉游。音悵潘云：無見兒龜龜

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嗇厚

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

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戒已而從仇。

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

於鳥魚兮，胡昧罔而蒙鉤。鱗目大者死大兮，小

者死小。善游雖是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

死自繞。推今而望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爰

大子平之
文字
溺者矣
身亦溺者

紂兮專利滅榮周語榮公好專豺狼死而猶

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兮一本

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更平噫

招海賈文賈音閱壯。子厚之先晉人上堂易野亦以行

答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

泊兮泊曼本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墮突

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卒子忽切陰陽開闔兮氣霧

滄滄滄滄孔切君不返兮逝恍惚一本无物字

舟航軒昂兮上下飄鼓騰趕趕也嶢嶢兮又

萬里一靚靚峯入泓切兮昨

視天若畎即畎奔螭出赫兮

更笑迭怒更音真山

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

為虜黑齒截鱗文肌枝士眼切齒

耳離披反斷叉牙踔嵌崖切齒

蛇首稀鬣虎豹皮希音

群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灑

豈切也字群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灑

君不返弓以充飢弱水蓄縮作弱一本其下不極

殺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浮嶷嶷魚其力

君不返弓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

置滔危顛也崩濤搜疏刻文鉅切特連君

不返弓善沉顛其其外大泊汗齋淪音

切于鹹淪名也奔於倫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

位更錯陳君不返弓乱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

音噴浪浪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徒

音船鱸音非解稍若木音若木音在崑崙音西君不返弓

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海甚巨鼉領首

立山頽猖狂震虩翻九垓虩音君不返弓

康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恂

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恂音上黨易野恬以舒

布弥九區出無入有有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撞鍾擊鮮恣歡娛仙出前殺日鮮音君不返弓

欲誰須膠鬲得聖捐監魚范子去相安陶朱亮

相息亮切呂氏行賈南面孤賈音古呂不韋陽翟大

賈人也付文信侯南面

私羊心計登謀謨孫弘黃鹽大治九卿居東
咸陽齊之大黃鹽孔僅南陽大治武帝時皆為大司農祿秩山黍收國租
賢智走諾乎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考
謚為愚咨海賈考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
為險魄考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考寧君
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以萇非自此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

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轉一作輔疹蠱膠密兮肝膽

為尤疹音軫蠱音古尤一作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劉殺也

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

橫軀以抑嵩高圻陔兮舉手排直張云陔丈尔切說文曰小

崩也韻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

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

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但就制乎強國剽四妙切狡古

巧切范中行之難甚弘與松柏之斬刈兮晉以為詩周人殺莠蒼

欣植容而龍二切盜驪折足兮駮音皮罷駑抗臆也罷音皮駑音

驚鳥之高翔兮音蔓端切夔狐惴而不食至夔

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

茲固蹈始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

衰覺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

詳誕兮彌自覽以為謾平聲姑舍道以從世兮

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

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黠寥廓而殄絕黠徒感切不明

覓也依也狎音真馮雲以狂想兮終冥冥以鬱結馮音切

忽心互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童云互涸音鶴

又胡切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

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

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一本無比干

之以仁義類兮晏本作之仁義緬遼絕以不群

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

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

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

忠甫一本弔字下更有予字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子厚貶邵州刺史再貶永

求先生之汨羅兮汨羅覓水名在長沙擊羅縣屈原所沉處

願荒忽之顛悞擊魯敢切持也杜若皆香草

兮冀陳辭而有光一本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搶如切華蟲薦

壤兮進御羔裘宰與袖同曰予狐裘而羔袖牝雞咩

嚶兮孤雄束味唯音伊嚶切喙也哇咬環觀

兮蒙耳大呂哇瓜切董喙以為羞兮焚弃

稷黍董音覲烏頭喙許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

之不處犴音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揅折火烈

兮娛娛笑舞娛作娛一本讒巧之曉兮惑以為

咸池曉欣公切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

八校文十九

吳華注

侯

言之怪誣兮。反實瑱而遠違。瑱他國麴誣云吾充

以實規於耳是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

為。諭附秦緩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

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也。一本

舍字有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

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

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

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

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

悃悃兮。蹈大故而不敢。悃胡本切沉璜瘞佩兮。

孰幽而不光。薺切至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薺

音孫蕙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

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音呵星辰而驅

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為

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

音誇好也又奢貌曠音衰余衷之坎兮。獨

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

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屢之

誣字

古字

先生美

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羊音弭楚姓吾哀今之為往

兮庸有慮時之否臧周易左傳皆有兩音悼得位之

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

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一作樂生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

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

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

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傍徨謂田單反問

降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

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

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

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

誠不忍其故邦悃口本切楚辭悃君子之

容與兮弥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

慮之不長跼陳辭以隕涕兮心仰視天之茫茫

趙氏云伊尹為湯
見責於桀不用而
歸湯：後者之也
是者五思濟民集
得施行其道也必
合此論于君臣之義
乃為聖人但欲贊
之六世君臣之夢既定
之安得若此情也者哉

茫苟偷世之謂何方言余心之不臧言一本

伊尹五就桀贊并序

此篇疑他人文不簡健。或欲示當時
唐人自羽子任文相緒之失耶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

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亟去也柳子曰

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

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

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

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

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

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

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

有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

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

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

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

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憧昌吾觀

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
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
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
復反毫殷猶不忍其淫亟往以觀廢狂作聖一
日勝殘至千萬真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
乃安遂升自陟音黜祭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
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
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
大嗚呼遠哉忘以為誨

梁丘據贊

是亦景公之明也晏子春秋備之矣

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

梁丘據字子猶事景公二十年同君

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
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
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嬖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
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
憂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
委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說聞正則忌讒賢叶惡
民蠹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
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疚

霹靂琴贊引

少在不溢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
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音窟也一夕暴震
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磳然宋二善東宮切倒卧
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
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
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
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
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

與右

越記樂記朱注而也

以著其事又益以序

以為他傳越記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
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缺具者
柳子

尊勝墮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
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安去影
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李睦州以李和
三年以州量移永州州礮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

為福馬孺人之墓

馬孺人陸州外婦詳孺人之見外集馬叔莫誌

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陸州又成其志擇

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心以延其休則其生佛

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主兮以為寶技大苦兮

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

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

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晉闡明皇帝在位靈昌郡滑州得異馬於河而

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

狀龍麟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

居帝閑閑校也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

蓋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

水化為龍涑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

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裸尾童鬣城良涉疏紫麟兮

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本一作

今本注 字乃移二

文美華 作久

伯鳴奎在御太路遵考。世堯道悖。還吾真考。哀
鳴延首。慕水濱考。沛焉潛泳。旋齋淪考。齋於倫
水深淵居海逝。靈无鄰考。出處孔時。類至仁考。
嗟爾衆類。孰是倫考。進昏死亂。貼厥身考。貼音
危都吟切。匪馬之慕。吾誰親考。贊之斯圖。宜世珍考。

誠懼箴

美華子誠字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惡平知之為美。莫若去之。
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

之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迂乎。理將言以思。
將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
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日以生。憂不
可常。則誰懼。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
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宣
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

渭字

憂之大加難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皆而
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言之先見
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矣。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難
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
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
人。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

成作

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
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待尼不生
牙也。久死。鮑叔牙與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
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暢。爾後道苟在焉。
備焉。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
諸物師乎。交手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
不知為利之尤。秦有六國。競以強。六國既除。

九英華

惟吾不以
英華作
惟不耳以

詭之乃亡自詭得免又作詭同晉敗楚鄆范文為患

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子鄆音便左成十六年君如

臣不接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十七年而立其左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

二十三年孟孫曰季孫之愛我疾也孟孫曰

矣我藥五也美疾不如孫之愛我疾也孟孫曰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知今之人曾不是思敵

存而懼敵去而奔廢備自盈祗益為瘡音愈敵

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

者無咎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

者無咎

三戒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進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

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

卒治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豈得麋麋音鹿子也畜之入門

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

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

意魔稍大上一本魔字忘已之糜也以為犬良我
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
時啖其舌啖音淡三年糜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
衆延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
藉道上糜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舁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
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
稍出近之愁々然莫相知也他日驢一鳴虎

載下美
年有驢
大字亦記
甚苦
也路日
新以觀

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
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
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
曰技止此耳因跳踉犬囁音云斷其喉盡
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
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
焉悲夫

永其氏之鼠

永其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

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

一本禁

僮勿擊鼠。

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

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拋無完衣。

移方

謂之稱前几趙魏之間

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書累

累與人兼行。

追累倫切

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

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

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

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

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

鼠鳴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怖也哉。

子

子字三戒而爰之乃作河豚

魚為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

增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皆諸本此引未
後人若此字合元
無形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三銘皆當時體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尙

與契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

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虞姚氏夏姁氏迭有

中邦五神環運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漢火德炎德復起

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

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元一本作九者非也

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音去

遇陳平所封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

竒如神。舜之胄也。汝陰夏侯嬰所封。脫帝密網。摧虜

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鄴侯鄴音贊蕭

何所封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

高之裔也。淮陰韓信所封。整齊天兵。道揚靈威。覆趙

夷魏。拔齊殄楚。平陽曹參所封。破三秦。虜魏王。絳侯

周勃所封。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

我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

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

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採昊穹之奧旨。載

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

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嬴秦姓憑

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

咸猷其用。德乘本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

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

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

德。高祖十二年。過沛。置酒沛宮。歌大風。乃奠舊都。奠本以壯王業。

高祖十二年。過沛。置酒沛宮。歌大風。

樂水句
大平年
注孫曰
周本德也

重校部
一在邦

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
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
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
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爲四
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
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
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
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
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

以不言今日亦非
匪無功德

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仁
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
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
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
仁安知不流其神暎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
之餘慶統天下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
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
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展于佳切勛與勳切堯也揖讓而退祿

教大子
年慶

厚地四形倒叙
按有義云

于後昆群蛇輔龍以翊天門翊一本作翊音工

本作翊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綱既離鹿駭東

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

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從將豪

暴震豐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珍霸

楚勦字小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

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

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

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

建旂豐鼓遂據天位蒐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

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龍俗剽剽匹妙

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永貞元年

節度使韋皋卒劉闢群疑不制妖孽煽行劍南西州

自為雷後邀旌節亦作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

憑負丘陵以張鷟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

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

重校

重校

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推仁仗信不待

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喋大切

殺人齒血滴沅師古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

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峙饗賚時一本

待音峙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

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冠地乘山斬虜

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囂諭引劫脅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一本以下收奪利地以須

王師剗剗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

勳力饗鼓一振音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為

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由公忠勇憤懣

憤音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

夷為大塗襄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

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太藩本傳云劉闢反以備

漢射十月以驪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

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河圖括地象曰岷時惟外區界山為

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髡切狂猾窺

大字本量
曰孟字有
司死之士

隙信信嘯呼

信魚中切亦作折楚詞猛犬信信

憑據勢勝厚其

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

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謂嚴當其要東

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

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掎角掎舉右逾

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七書孫子善守者上

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

頑內獲固圍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二他

切衆大慙囚戮慙徒對切戎夏咸歡帝圖厥功

惟梁是建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

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如此文豈可並存以存大圭之玷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

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

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

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

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

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

論至卑淺不根

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維

大號既發華蓋既持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吳代越得大骨吳使來問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紀略天取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守為羽旄四合衣裳威會虔恭就列俯俛聽

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

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

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

周穆即可以
此為乎

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
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欤是以周穆遺
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
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
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
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一本以彌聖謨則戮防風
則一本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

憲一作者定混區音指傳祚後胤丕承帝圖
塗山巖二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

判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似蔡伯喈其體則表志也 碑所由也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

上所部緡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作

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咬

啜元切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

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音墳左作小廬家以苦

淡詩切伏匿其中扶服頓踊詩切晝夜哭訴

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

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

嘗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神去而克致斯事

謹業興甍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

與轉末為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

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

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

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

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无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孔子

經也之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

形羞膳奉造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

巨痛仍創即瘡字凡記三年間編創號于穹昊

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臂寒暑在廬草木

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筆有二位

也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

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魯惟昔魯侯見命

兵素不練之也
先聲而師師列
是未有不往道之
禽者也

夷宮夷王廟也國語曰宣王欲得國子之室
亦有考叔寤莊稱左傳氏于成類一考叔

子日顯考叔此孝也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顯之

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
稽首慙慙上動帝心帝命存加亦表

靈泉楚詞云采三秀於山間三帝命存加亦表

其門武岡銘并序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又音者

盜弄庫兵賊劫寸帥和六年靖

使實群督劫州連九洞以自固南鈞牂牁

西南夷置牂牁即外誘西原也置魁立帥殺牲

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

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

遁不即誅時能嚴不能定時惟潭部戎帥

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

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

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

綬據公綽之
功而史仍之賴
此久而後世程
有致也以此
公綽而老觀之
非私其族人而
為者

怨號呻吟喜有攸詐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
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
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嚴
將李烈招張伯靖遂以其家屬以靖為右
江陵詔嚴綬皆授麾下將以撫之靖為右
威衛府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
中郎將府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
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潼
鄂岳觀使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
見切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
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

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

仁小不為虺蜮虺許偉切虫也蜮越福切短微也似鼈三足能含沙射人

大不為鯨鯢鯨其京切鯢五号切左宣十二年注鯨鯢大魚也以喻不義之人吞

國食小恩重事持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

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一作隣以示我子孫彌億

萬年一本無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

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噴噴族九切高也巫水之磻音盤也魚駭而離獸

犯而殘戶恐合窺合一本彼攘仍亂彼一本王

師來誅

來一本 作未

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

作授 一本

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

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

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蚤

賊

蚤音

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

獻

與魚同 禮有獻人

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

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

揲舌揲切又音舌 揲著一本作折著

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

其良有宥之毋有瘁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

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

此四字

本作以 永邦制

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古直

始州之人

柳州人

各以甕甝

甕音甕甝類大頤小 口甕五計切小雅云

康瓠謂之甕甝也 一云甕破甕也

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

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

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

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

人以灌其土堅垣

一作壯垣巨 至切堅土也

其利悠久其相

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
布六千二百後庸三十六大輓千七百其深八
尋有二尺八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
政其來日新言作盈

舜禹之事

晏元獻公此文與下謗譽咸
宜等篇恐是博士韋籌所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
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

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
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
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
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
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
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
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
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
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

此四句文法頗晦理
有所難也三載過家

大字本注
孫曰仙傳

其果忘堯乎以鄙
修乃行奇而厚
初經言非實保
相笑

此直小兒語也

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
下咸得其人一本作仁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
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
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
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
舜之人也而堯墮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
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堯矣曰匿
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
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

文祖

虞書注文祖堯始祖之廟也

議論亦舜之

與禹也亦然禹帝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

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

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

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表陶之賊生

人盈矣

謂宦官董卓表紹表

不之父攘禍以立強

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

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邪

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

宦董表陶
或一經手

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志而
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志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
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
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
天下若喪喪妣四海過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
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尊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
之辭者也堯之老叟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歿矣
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
下結意不能振近似兒童婦女之
見不信經而自信其說然歟

此二篇頗可觀乃信邦李者其不出柳子快也

九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
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
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
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益不得其宜則
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
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
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
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

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感。出一痛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遂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

此在字
不在作編
字

此在字
不在作編
字

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譽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惡平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

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之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本作最下同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與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

冠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誦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後漢董卓晉劉曜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躄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僂，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狎於昏亂，抗志氣肆

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賈音古當其

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

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

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

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

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一本无

吏商

此吏与滂譽二篇心相類或非柳所作

吏而商也

錢重作柳文後跋曰得善

汙吏之為

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

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

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

苦音古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

盜賊

水火殺殺焚溺之為患

歲與

幸而得利不能什

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

者一本

汙吏惡能商矣哉

惡音

廉吏以行商

孟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时無得

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殺水火不得焚溺利

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

手在二本
去字
分字
五字

之商博也。苟修嚴潔，曰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如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益，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賤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

大字本
小字本

宋程美身作
果忠王

見孟子之對宋牼事。程切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秒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度，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大字本
小字本

東海若

是其永州擬淮之作

東海若

名海神

陸遊登孟諸之阿

孟諸澤名在睢陽縣東北得

二瓠焉剝而振其犀以嬉

犀瓜

取海水雜糞壤

燒炆而實之

重如消切腹中

臭不可當也

室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

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

然而笑曰牙牙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

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

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

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瀛

音增上故其大

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滿

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蟻虻之與居其

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

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大

荒之壘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

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

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

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

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
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
曰：吾毒非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
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
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室。旋吾波，不足以充
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說
東海若，其抉石破瓠。其一作乃授之孟諸之陸，盪
其穢於大荒之壘，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
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

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
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室於無明之石。而
雜於十二類之蜚虺。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
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
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
皆無焉。吾何水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
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
則大患者至矣。一本无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
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

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
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
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
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
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
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
二人之相違也違一本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
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同論
湯過

程

